

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五

泰和陳循著

序

石岡蕭氏族譜後序

泰和之石岡蕭氏始於諱遜者自王峽來居之至於今傳十有五世矣世多業儒固有傑然忠義材學之士嘗出於近代者而惜其皆不遇以顯而始大顯於今河南右布政使省身豈非積累之久而發之乃大乎布政使君游鄉校時予已敬慕其為人矣比其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則又聞凡稱士之溫恭

謹重者率歸之今為河南而聲譽為益著謂非大顯可
乎予嘗親接布政使君之父自誠先生於鄉黨庠塾間
炙其言德溫溫淳篤古君子也嘗竊以謂子弟有若父
兄何患乎家不振閭里有若先輩何患乎俗不厚今幸
先生康健清明且教授於鄉族雖老不倦後生俊秀有
所考德而問業焉夫即先生之一身固宜有賢子如布
政使者况積於其先者非一世一人耶將其後之興有
不止此也布政使君間以先生所續其蕭氏譜屬予一
言泝蕭之先為齊宗室子雲子雲之後有諱望者居臨
江之王峽而遜則望之孫今譜斷自遜始而以王峽自

望以下七世冠於其前以備參攷而蕭氏之所謂忠義材學卓卓於前日者則已具見諸先生之作予特舉其發於今之盛者以見積善之慶有如此也蕭固鄉之宿望今家居者雖無復赫赫之盛如徃時而亦未聞其有乖淨之風如他族者至於淳謹之習尤多於乎為善孰有外於是乎

泰和南富王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唐龍紀中有諱詠者徙居廬陵之何山以避亂詠字元仁好善樂施人稱長者又卜徙安城之連嶺宋景祐中其後有諱宸者始自連嶺徙

泰和之南富自詠至哀九世皆錄於前題曰安成連嶺
之派自哀而下通十三世皆錄於後以為泰和南富王
氏之譜蓋哀生富貴盛貴盛各他徙富三子長美道為
宋學諭美道亦三子長元承所居建樓其後又因自號
南富樓居王氏以別於其同姓譜元承之七世孫守訓
守真所作故錄樓居者特備亦蘇老泉為親之意也元
承之孫仲鴻嘗從宋丞相文信公起義兵以勇力率先
鄉邑丞相嘉之嘗經其里本王晉公故事題其舍曰續
槐精舍至今墨蹟尤存今王氏兄弟以明經舉鄉貢者
三人曰經太康教諭陞郡教授曰維曰紳皆太學生舉

進士者一人曰綏經維綏皆仲鴻之六世孫丞相所謂
續槐其有徵不誣矣要之皆植德之報也於乎欲其後
之盛且賢者可不知所務哉守訓經維之父而以維後
其弟守敬守真綏之父也皆予所識而信重者獨維同
游邑庠最故其他養恬逸老務義讀書於鄉族者尤比
此焉亦可謂盛也矣經維之來京師以此譜屬為序因
為之書以視其將來者庶乎其有所感發哉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浮梁之田西里有文獻家曰李氏焉系出唐衛公靖四
世孫江南等慶安撫使元元子饒州刺史祐黃巢盜起

避居歛之黃墩刺史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璣子亨
正紹定壬辰進士由道州司理遷浮梁縣丞丞子昱咸
淳乙丑進士授摺雲縣尉始居田西縉雲子久益咸淳
甲戌進士以乞養母得補浮梁主簿虞道園為表其墓
者浮梁孫仲元延祐四年中江泚鄉試授處州儒學錄
處州四世孫亨善洪武中舉茂才歷東陽奉化兩縣丞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文林子安授永樂甲辰進士授福
建道監察御史文林郎嘗做歐蘇之法重修其李氏譜
作世系圖衣冠先榮叢載三篇共為四卷自序其首且
有望於後人世纂代修其尊祖宗而教孝弟之心至矣

至是御史增而續之求為之序夫所貴乎士大夫家以其不昧於所從出不紊於所同分禮義仁厚之風恒藹如也然非有道以維持之不能故譜族所以維持禮義仁厚之道也御史能由是道豈獨承其父志將見李氏子姓尊者逸而卑者效其勞富者予而貧者有所仰禮義之風行親其親而賢其賢長其長而幼其幼仁厚之俗著有本於此耶故為之書以俟其來者云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余自濫官於朝凡閩之士自儒學起家者鮮不識且知之獨林陳二姓居多焉譬之於水與木水之支流衆

且盛者其源必廣以深木之節葉繁且榮者其本必大以遠則夫人之貴且多者有不根於祖宗積累之厚且久也哉若莆田之陽城林氏其可驗者也林氏之先有曰披者仕唐官至太子詹事子九人並為州刺史時人稱為九牧林氏曰攢者官至福唐尉母喪廬墓致有白鳥甘露之祥事上詔旌其門時又稱為闕下林氏至宋紹興間有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曰柝者始徙居陽城遂為陽城始祖銀青幾傳至宣議宣議傳朝散朝散傳中大夫大夫傳知縣知縣傳將仕將仕傳節推節推傳帥幹帥幹傳致政致政傳副使副使四傳而至今贈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用徵僉事傳坦坦今貴州
按察使也自銀青至按察凡十有六世矣而其間躋顯
仕者什七八隱德弗耀者才什二三耳不謂之貴且多
可乎貴州公懼傳世既遠而不譜以載之不惟無以別
其親疏長少之分且將失其所從孝弟之道必至蕩然
於宗族矣乃因其譜之舊而重修之間又懼其先祠之
成於上世者日就傾塌無以致夫歲時享祀之誠嘗因
謁告歸家徹而新之於乎譜以示其族人使知所從與
夫親疏長少之分則孝弟之道興矣廟以祠其先代使
有所慕與夫風雨霜露之感則追遠之義著矣貴州公

尊祖敬宗之心何其篤也哉公舉進士即擢陝西按察
僉事再調廣西湖廣而遷今官所至赫然振風紀馳聲
譽為士大夫之所稱重蓋又林氏之表表者今年自貴
州考績來北京問告余以新祠修譜之故請為序於編
首公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忍不為之一言以孤其盛
心哉林氏子姓誠能以公之心為心其吾親也不可以
薄其吾長也不可以忽親親長長之道不失於家將見
自家而刑於鄉自鄉而表著於四方有不在於此乎故
為書之以勸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蓋子儀第
六子曖曖次子釗釗第四子仲恭仲恭長子翟翟字元
明以僖宗乾符五年避黃巢亂自金陵徙居吉州恭和
縣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元明四子長次勃次延嵩次
延暹次延禧延禧又徙居符竹延嵩曾孫整曰五十一
副使者又徙居層溪為層溪之始祖副使二十卽二十
卽傳堯堯傳僅僅傳之美初恭和里名有層溪而未嘗
有冠朝也宋景祐元年僅與之美父子連登進士仁宗
嘉之改僅名佺賜詩褒勉旣而佺官祠部員外卽河南
府運判贈太常博士之美官屯田員外卽通判定國軍

其太常誥詞有曰卿父子同科名冠朝廷因取以更其所居層溪里名曰冠朝里云自是四方聞稱冠朝里者雖庸夫孺子皆知其有以郭氏父子同科而得名也其為榮孰愈哉鄉邑鄙人有與佺同姓者徃徃冒其支裔以為其所從出至誣名卿大夫求一言以取信於後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論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譜之所載不可以不謹也之美傳德善德善傳大經大經又七傳至祥彬祥彬四子以昭以貫以恕以存以昭 國朝自大寧預奉 天征討沒於陣未樂初贈武畧將軍富峪衛副千戶以其子環襲職環自承樂

官京師三十年始以恩例調補吉安千戶所於今又
十年美嘗與其季父以存甫曰先世譜系難明而族人
之聚居於冠朝者日遠且繁使譜不續將無以明本源
而別戚疏尊卑是非於方來也夫本源不明戚疏尊卑
是非不別若無害然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機所
關不可一日無者以存乃命其從子永高暨其子永方
永紮永信等命宗族之老成賢智若思昌甫者相與續
其世譜其法同姓而非所同出者雖居冠朝不錄世絕
而懼有妄冒者則直註曰無嗣非其族雖富貴不收果
同宗雖賤貧不棄得夫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道

講成以余辱倩於郭氏者謂宜為序其家有劉槎翁先生所錄先世遺文及當時卿大夫君子題跋可徵非一非特余言而後能示信也獨念郭氏之先勲業著於唐科名顯於宋而其子孫又衆盛於今日皆非他族可比前代簪纓不可尚矣今以武畧遭逢若吉安千戶父子以文學進用若尤溪典史仲夔連江教諭之信君輩又皆表表足以有光於其前人子孫徒衆盛云乎哉凡繼今者誠能勉力讀書務義以求不忝於其前人引而長之則郭氏之家聲世降其有窮乎今年以存甫命永高求索來京師俛此文曰子諾十年矣可更緩乎余誼不

遂書此以復

桃源蕭氏族譜序

西昌蕭氏之族非一而其詩書之習豪俊之產禮教之尚園田之富彰彰有譽於六鄉諸邑之間者惟桃源為差備其他園田之富固多有之而禮教之尚或不足詩書之習或多有焉而園田之富或不逮於斯四者或優於此而劣於彼或備其三而闕其一此余所以謂差備者惟桃源也夫世之所謂善族者豈必四者皆備而後得耶詩書之習禮教之尚苟興行於父兄宗族之間則豪俊將由此而出雖無園田之富天下以為美也族之

美惡固不係園田之富有無而或園田之富生於詩書禮教習尚之餘則於詩書禮教之習尚為益有助矣何也古稱既富方穀又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與此古今之常理自非聖賢豪傑之徒鮮有不如是者而謂千數百指之族相聚居於閭巷田野之間性命賦稟所不能齊其能一一不待富而後穀衣食足而後禮義與也哉此園田之富所為有助於詩書禮教之習尚而余有所徵於菽源蕭氏之族也今按蕭氏居菽源者自宋慶元至今宣德之歲其第四世曰漢卿漢卿子一龍一龍七世孫惣皆登進士科者惣任刑工兩部主事有才能譽惣

族兄穰穰族子鈞皆明經舉鄉貢穰為臨淄始興兩縣
教諭鈞歷霸州德慶兩州學正皆稱善教其餘或修舉
子之業或以文學訓淑鄉族蓋不可以數計淺深量也
此可見其詩書之習少時聞諸老長一龍進士有孫以
三鳳名三鳳又生十子三十一孫三十一孫之中其最
季者有曰斯萬斯遠斯賢斯和斯禹又端重謹厚爽朗
特達足為一鄉之望此余所聞而未及見者也僅及見
者斯萬之子廣東提舉大使安石斯遠之子安泰斯賢
之子安恆安韶斯和之子安正斯禹之子子相子克子
啟或循雅而謙溫或磊落而超邁又皆表表然傑出於

其族此可見其豪俊之產所居厦屋鱗次亘百連千而宗族長幼相為鄰保絃誦蠟興自旦達暮而父兄弟相為師友四方文儒碩彥若前豐城教諭劉公子彥翰林修撰張公伯頴少師楊公士奇侍講余公學夔與凡有名稱於江鄉間者皆嘗禮致之為塾賓以資講習討論之事其間尚德右文之士固衆而獨安韶之子德通安正之子德養數輩尤喜交好名賢當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以庶吉士見重於一時也江鄉少有適其意者而獨與德通輩極相懽洽嘗造其家見其家人相與尊者坐而卑者不敢肆以者執後而長者得自逸焉然

禮分明於家庭。解公嘆曰：詩禮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不在誦說在於執守也。以是益重蕭氏。此可見其禮教之尚。江南之境山水強半而地可耕治者僅十三四。故凡民以貨得園田富者至數十頃盛矣。吾邑之地可耕治者雖差多於隣邑而蕭氏有地數十頃者恒一二人。又足為吾邑之冠。蕭氏以是為吾邑冠而又有詩書禮教之習尚庶幾乎不忝也。昔子貢問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樂逆而難故居先富而好禮順而易故居後使富而不好禮則尤不足論矣。此余所為有取於蕭氏歟。蕭

系出齊宗室子雲子雲仕梁官至國子祭酒既而退居江右之王筭山傳二十世至伯原者仕宋為泰和丞繼遷知縣比得代乃卜居邑東之菴源里蓋菴源始祖也至德通凡十一世矣前二十餘年余兩次南還德通以其增修諸大夫所作蕭氏譜屬序一言余皆未暇有復孰計德通竟溘先朝露矣去年聰復增修此譜間又以其尊府德郁之命來申前屬按此譜第十世幾五十人其最長房曰安誠甫實余先祖侍郎學士府君之女弟夫也德郁之仲子瑤又倩先兄靜修先生而德通之子望則倩於余余家於蕭氏者如此則余之序其譜顧終

可以未暇為辭而廢古人揮劍之誼於德通哉况又有
德郁賢父子惓惓以厚宗族為心而可以有孤哉百餘
年來縉紳能文之士為蕭氏序述斯譜者衆矣論其辭
之工精固非余所敢望而論書之必以其實如前所云
則又非余所敢讓也使凡蕭氏子姓能循守其先世詩
書之習禮教之尚於無窮焉則豈特為一鄉一邑稱首
而致天下以為美也有不難矣尚其勉之

清溪陳氏譜序

余方八歲入小學時同里陳邦寧者咸在為忘年交又
三十年邦彥之子仲仁名正邦寧之子仲旦名穀並舉

永樂庚子江西鄉貢明年仲仁來會試於禮部得授忠
州學正來謁知為邦彥之子余為之喜又十九年仲旦
亦來會試得授晉寧州學正時邦彥寧皆康彊無恙親
見其子並有時名如此豈余之喜所可倫哉其後仲旦
復自為無州學進為翰林侍書惜乎邦彥邦寧不得見
而喜也然仲仁仲旦所以光榮如此者孰非其父積善
之所致哉仲仁嘗懼其族無譜無以示本源別尊幼而
教孝弟於將來也乃即其所可知而有徵者斷自泰和
醫學教諭叔賢為始作清溪陳氏譜以譜其世之為叔
賢後者自叔賢以上莫徵者雖貴富不錄自叔賢以下

截然者雖疏遠弗遺蓋得乎古人別是非教仁讓之方也按譜叔賢生某某生邦彥邦寧邦彥生仲仁仲某仲某邦寧生仲旦仲善仲餘仲仁生某某仲旦生某某自叔賢至仲仁之子止下六世凡若干人余所見者皆駸駸於向善之域不謂之令族乎夫所貴乎族之令者非以有貴富之謂也以其有為善者衆也誠使人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禮遜興行爭爭不作則可謂為善衆矣不然雖百富貴之盛傲賢長惡倚勢作威視炎涼為向背何足謂之令耶陳氏之族其無失此者也仲旦以余為父之執且又同在翰林請為序其陳氏之譜請至

六七不倦故推仲仁所以作譜之意書識其顛使凡登是譜者觀而勉焉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族屬之衆室屋園池之富且盛鮮與羅氏儷者且有詩書仕宦之美蓋今族也按其先系出五代周世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環宋太祖登極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率兵禦之為宋軍校王彥昇害禍將有連彥環子玠以通子壻避走廬陵居焉玠仲子延又自廬陵徙恭和仁善鄉之中團里遂為中團羅氏延九傳至元達分居坳頭元達生仲實仲實生祖弘祖弘之子均

瑞少孤因隨母適城西劉氏茂林氏遂冒其姓以居均
瑞三子長仁壽仲文壽季良壽仁壽生孟敬孟明孟遜
孟昭孟德孟隆孟武文壽生孟貴孟真良壽生孟慶孟
舜孟友仁壽嘗欲復其祖姓未果而歿蓋昭兄弟始承
其志相與以請於一朝復之時其叔父已有事隸兵籍
者當時之制兵戎不得易姓分籍防有倖免之患以是
文壽良壽皆不得預復姓之列故今姓羅氏者皆仁壽
之後而姓劉氏者則多文壽良壽派也姓雖殊而族不
別服有盡而情尤親君子敦尚本源之誼於此足以見
之譬之水流於地雖有為江為河之分然未嘗不為水

本生於土雖有在山在原之異然未嘗不為木何也以其勢殊而本一也余於羅氏之居城而其後姓與否亦以云於乎族之衆也以其敦尚禮義與有詩書之承不之為貴誠有可貴則其勢分雖有所不容已而其尊祖敬宗敦念根本之意雖歷百世之遠有不能自已也然則維持族屬之道舍詩書禮義何以哉余與羅氏同邑且有世好其族千有餘指其老長以孝友忠信樂義之行見稱於鄉邑者固多其子弟以詩書秀傑好學之賢嚮用於當時者源源無窮豈獨足以維持其族屬於尊祖敬宗敦念根本而已余幼時嘗尋孟明孟昭兄弟愛

厚而與孟昭長子鄉貢進士璡崇弁游鄉校最相友善
仲子謙同鄉舉其後謙舉進士為刑部主事員外郎即
中在京師二十年又相與往還親厚倍他人至於孟隆
子黯縣教諭宏孟舜孫江津教諭季禎孟敬孫仁和訓
導恭暨孟真子太學生旭俱以明經科貢起家皆余所
愛重者其在鄉校如謙子翰俊秀者尚數人尤未可量
其有以維持於將來當何如哉謙字崇本嘗求余序其
修羅氏譜余久未暇有復歲之已巳崇本以其上官尚
書俞君士悅之薦超遷廣東布政司叅政將去京師遠
矣復以序譜未促為文余與羅氏連世相好如此復可

以無暇辭於其行哉乃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相與觀
且勉焉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旌孝坊後更名平易坊者在今縣治前東去百步
許普羅氏世居所在也羅故德安貳守子理先生之族
余生在先生罷官謫戍甘肅後不及相識先生而獨聞
其清德卓行於老長間與交其仲子賓畿耳坊名旌孝
由先生曾伯祖伯壽主簿孝行卓異而得今羅氏已久
無居此坊者非讀諸老前輩之文於其家乘勿謂坊名
所由雖名亦未及聞嗟乎以余之年尚然况又後生於

余者耶此事所為不可以無文為徵也此可傳之不衰者所為莫愈於為善也然則為善堅於金石之言豈誣也哉譜羅氏上世者亡於先生少孤值兵燹之際先生譜之而所譜者無幾迄今其人存者又無幾也獨上世之善行榮名巋然存於文字之間無有窮期非堅於金石歟賓畿讀書謹行士也間錄其羅氏譜寄北京俾其兄之子昇屬余為序譜固以示本源所自為教孝弟之方苟非有可稱道效法者於其先抑何以為觀感興起之本於其後哉若伯壽之孝行與先生之平生足以為子孫世世之鑑矣况有諸老前輩之文傳之而賓畿又

惓惓盡其所以承繼之道如此其可永無疑也羅氏之後其尚式之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東南去縣幾半舍許有曰寧溪里者鉅族蕭氏之
所居也蕭氏本廬陵之故家宋末有諱翁者始自廬陵
徙居寧溪為泰和人翁生富叔富叔四子孟某仲某季
某皆秀偉而卓特孟生丙六以道以惠以某以某丙六
生計茂以道生計大以惠生計政以某生計先以某生
計定仲某生孝孝生魯魯恩與季某生添祐添祐徙五都
二子漢遠某也叔某生某某生思順蓋自翁至計茂兄

蔡十人相傳已五世矣以貲產雄於一鄉而其盛且大者計茂之子存壽存菊存信存壽五子季良季修季冲季昭季啟存菊之子季莊季肅存信之子季庶尤為捷然傑出於里族者季良兄弟五人有子凡二十人季莊兄弟有子六人季庶有子三人二十九人又通有子七十餘人不謂之盛且大可乎其次計太有子三人長存厚生季新季倫季東兄弟七子十有一孫季存吉生季慶季丹季瑤兄弟八子六孫其餘計政而下兄弟八人子孫曾玄之多具載諸譜又有不可勝紀者焉余所及交識者季修季冲季庶季修之子用璉用愷用璉如季

啟及季東季祥季實季初季勝季賢季弁與其子姪用
拱用經諸昆弟輩又皆樂善好禮為衆所稱不獨盛大
而已季冲季蕙兄弟嘗懼族大且衆苟非有以譜之則
祖宗所從出與支派所由分尊卑昭穆之序親疎厚薄
之等莫知所適從矣故此而莫知所適從其不至於凌
犯乖爭也者幾希此寧溪蕭氏譜之所為不可以不作
也歟譜成合族子姪不遠數千里遣人來求序將以傳
信於後嗣也余於蕭氏夙有世好又先祖母而下蒙
欽葬有三夫人瑩在寧溪北大江津濟之上故於蕭氏
徃還尤為厚善則序其譜顧豈可以辭哉君子之所以

厚族者孝弟忠信以率其本禮義廉恥以倡其用使人有所效而世有所承行之不已傳之無窮豈不足為江鄉之重望哉為蕭氏之子姓其尚勉以成之故因序譜書以為勸

雙溪鄭氏族譜序

西昌鄭氏之族最鮮而其持著稱者惟雙溪之族耳其為泰和之族者十四世而始於吉州通判新為雙溪之族者九世而始於叔文自新之子平甫至叔文之子季選六世皆卑傳自季選之子開先昭先儀先道先智先謀先以下而鄭氏之族世繁一世殆千數百指矣本之

本厚必干霄漢而後枝葉愈繁水之源深必達湖海而後波濤愈大亦理之固然也新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京西節度副使自強之孫其傳之遠且大其無所由然哉新九世孫以恭其子庭鉉族子祥符遞運大使庭賓國子監生庭重族孫新安主簿宗顯皆予所嘗交者此關先之後也庭鉉名崇又嘗從予受學歲之乙巳宗顯以其所修鄭氏譜求為序西昌大江之南有溪其源自萬山中百折而北以東達于大江而自縣城南行二十餘里以達于溪旁者即雙溪也瓦縫鱗次舉目彌望森然如城郭之居者皆鄭氏也予嘗泛舟道溪而出或纒

棹一登焉愛其田園衍曠丘林岑蔚未嘗不興懷於既去則於宗顯之屬序此譜也寧不重有感哉宗顯為人甘苦澹謹操守其才足以有為而其官獨久而不進然視其心乃泊如也其有以光於鄭氏矣

南岡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世家於潭後有曰敏曰敬曰畋曰玫兄弟始徙而他敬字恭老仕至戶曹其子諱坦字明卿者為泰和宰故敬罷官依家邑之龍門敏家禾溪玫家水南畋家安福敏畋玫之子孫不可詳矣而譜所載則皆敬之後也再徙南岡又分螺溪又分秋領今之居南岡者實

出於敬之孫起家又五世至仲信仲信生子俊子俊生
大章大章生父翁父翁生壽卿壽卿生德中德中生源
慶源慶子為表其墓者其子黃陂主簿玄圭復以其蕭
氏譜來求為序按譜蕭氏上世稱且顯者不獨戶曹縣
宰而已八世有曰子間為贛州學教授九世有曰時發
官至朝奉大夫十一世有曰夔甫年躋九十六兩蒙
朝廷賜帛存問比卒諸子送葬皆年過六七十龐眉皓
首為世所羨十二世有曰渾舉進士為瑞金縣尹十三
世有曰可興自廣東請舉歷官教授巡檢惠州知事其
餘多業儒術今其族姓若玄圭之兄弟子姪尤彬彬然

所至蓋有未可量者可不謂之善族也哉夫族屬之盛
子孫之賢者固由其祖宗積累之深厚然非有譜以明
其本源序其昭穆別其親疎則孰知其同出于一人某
為祖父行也已所當尊某為子孫輩也已所當慈某為
已至親不可以待衆人者遇之某於已雖疎不可以加
途人者視之喜有慶戚有弔患難有相賙恤長者行之
幼者視以為法厚者舉之薄者因以自化夫孰非由於
譜者耶故譜者教孝弟之要道也然非序以告之又孰
知夫所以作譜之意此玄圭之所以求於予也此予所
以為族人道也若夫譜之誤以有詳有畧有關而不可

強完則一因其故云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邵武光澤儒學訓導葉新城朱君文徵修其朱氏族譜之
既完也會其子昂應求賢舉當上京師乃自光澤走書
命以譜來因子邑蕭進士孟奎求為之序孟奎子邑俊
秀嘗與文徵同領永樂癸卯鄉舉最相厚善故為求序
之意甚篤予又愛昂好學務義且有尊祖敬宗之意故
亦樂為之序不辭按譜朱氏系出新安徙新城前盈宋
季有曰三承事者為光澤尹奉母之喪歸葬邑之東山
廣照寺後廬墓三年因卜居於中山今為中山始祖其

從弟曰五朝議者居蘭魁坊則蘭魁坊之始祖也三承
事生元朝奉即泉州通判七三通判生萬七萬八萬七
以父蔭補衫關站提領萬八自中山徙邑之津南杏林
又為杏林之祖萬七生羅卿羅卿生保孫復孫道孫保
孫生原孫夢孫復孫生潮生鳳陽道孫生應祖晚成晚
住晚成則文徽別名也自光澤相繼受廣東潮江之聘
為鄉試同考官有公衡鑑之譽二子皆克承家鼎與群
士同試於朝列鄉大夫名在高等其嚮於用固未可量
然由此而益自力焉則其將來又獨有可量耶此予所
為樂為序其譜不辭也予樂為序其譜之意固如此矣

而文徵之所以求予序者蓋有在焉夫族有譜則後世
知其所從出與分知其所從出與分則親者不至於視
如疎而疎者不至於間其親孝焉敬焉必以承於吾之
老長友焉愛焉必以加於幼稚而無所謂於所厚者薄
之患也使朱氏之子姓誠如文徵譜族之意而各務勉
於已將見自一身而化其一家自一家而化其一鄉有
不難者風俗何患乎不美哉勉之勉之

龔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劉本靜以其重修譜來求余為序余與本靜同遊
鄉校同聚于京師者皆數年有相知之雅焉則于其請

豈可愛一言而不為相勗也哉劉故邑龔溪著姓系出
長沙定王發有世隆者徙安成之章湖至孫成章徙邑
之洪泮塘宋季乾道間天祚乃徙今龔溪悅山水之勝
築室居焉天祚之四世孫曰昌翁兄弟四人其華翁傳
壽可孫子堅仲堅三世皆以貲產甲其鄉而皆軼宕豪
邁閑于詩禮至今聲稱鄉邑間寧翁傳章可賢可賢可
之孫則本靜也本靜名靜繇歲貢廷試擢高等入太學
仕為藩陽和陽兩衛經歷溫雅平實見愛重于君子而
義翁之三世孫德輝疏達曉朗亦劉之卓卓者也今年
來自其家能道其諸父本靜于是譜拳拳之意是皆知

尊祖敬宗而執孝弟者歟夫家之為患每始于乖離而
乖離之端在不知所本榦強而業斯茂源深而流斯長
有本者也劉氏舊藏譜牒有諸名公詩文足傳其感今
復見賢子姓能重脩以明其世且欲求其所以為後世
之可繼者而光大之信可謂知本矣故凡其族之人登
斯譜者油然而興起其孝敬之心雖至百世之遠喜有慶
哀有吊貧窮患難有相賙恤而不淪于其所乖離者寧
知又不始于今日乎故因本靜之請為書以貽之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夏封少康之子曲烈于鄆至魯襄公六年莒滅鄆太子

巫仕魯去邑為曾故凡後世之姓曾者皆自此也宋有
諱日陽者梁車騎大將軍道始之後自虔之寧都徙居
興國崇賢里曾家營至建炎間日陽之十世孫伯瑜又
自魯家營徙恭和仁善鄉之梅山今為梅山曾氏始祖
傳若干世至諱才甫才甫之後是為必昌必昌生信可
信可生思忠思孝忠生五子存敬存德存禮存厚存道
自存敬至存厚皆蚤世獨存道無恙且克植立以承繼
其世美為務存道二子長仲墳次仲箎皆卓卓有父風
家故多貲恒推有餘以賑不給為鄉里所稱譽當時富
於貲產如存道父子者固多而如其樂施者則或寡也

仲墳三人長與明次與樸次玳仲篋子亦三人長玳次
珪次琢其族屬之煩行殆駸駸然不可以涯涘也族故
有譜遭元季兵燹失不存存道懼後之人無以考見其
世之所自也乃錄其嘗聞見於祖父者并其所傳為梅
山譜譜成間因出毅助有司賑民饑蒙朝廷賜勅書
旌為義民赴闕陳謝竣事退以求序其首譜固因考
見其世出而作然序昭穆而列疏戚不可無者嗟乎世
出不知所在昭穆疏戚無序且別人道紊矣孝弟睦淵
之行喪矣其為忠害可勝道哉此曾氏譜所不可廢而
余道其作者之意使知所守亦不可少緩也故為之書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余友河南按察僉事劉士皆與其從弟兵科給事中士拯以其所修劉氏族譜來屬余為之序余與劉氏同里開少時與士皆兄士曾從兄士中同學繼與士拯同舉進士同官於

朝又最相好則其以譜序屬亦宜按譜劉氏之先本金陵人五代有諱況者仕為柳州判官歸至泰和以道梗不能去遂留家焉况以後世遠不可知所知者士皆之六世祖實夫實夫子醫學官明達而下故譜著之特詳夫族之譜固士大夫家所宜有而著其所知其所不

世宗廟文集 卷之三
三三二
可知者闕焉亦作譜者所宜然也士昏之父仲良甫士
拯之父仲高甫為人謙謹樂義而其子姪之家居者又
皆循循文雅而志於學孝友不愆於家庭信義不失於
鄉里蓋一鄉之望也夫盛於今而苟無以維持之於後
則安能久而不遷哉故士皆兄弟之作譜不獨明本源
別疏戚而闡孝友信義之方實有望於此士皆兄弟用
心如此固上不失為賢子孫下不媿為賢父兄矣則劉
氏之後可不顧念而懋敬之以無媿於士皆兄弟也哉

南溪曾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者譜曾氏之居南溪者也曾氏余邑著姓蓋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甫之裔延慶徙自金陵世居城西之文溪迄宋嘉祐元符間其四世孫巖之子南夫甫兄弟皆以累舉入官代不乏承衣冠文物至今稱之南夫季子國望國望生應麒生逢吉生賢可賢可生琳至元季由文溪而散慶者分六族南溪其一也或顯或隱雖各不同均不失前人之望於乎曾氏亦盛矣哉琳退處邑南雲亭之巖傳和甫復遷南溪按其舊譜足以正其本聯其支以考見其昭穆踈戚之序然世遠族

分不能無繫於心者此南溪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江陰太尹季宗斷自初遷南溪之祖和甫始傳五世為季宗與其國學生夢淵及寧國同知鐸而下凡八世矣俱載新譜而舊譜亦存之以備參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於後之傳也得以繼續於無窮此季宗尊祖敬宗之心承先裕後之意抑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余聞南溪山水雄秀園田沃富前輩多忠厚長者承闕闕之華以禮義相尚以詩書為世業非他族可比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蕃盛而遠譬之長山巨谷之木根盤深固則其枝幹節葉發榮滋長豈直蔽一

立一壑而已哉余於曾氏亦云雖然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啟之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使曾氏君子孫知先世立乎其前者如此善繼所繫之重世敦本始厚倫理篤恩誼加之以文循守先人之舊望而幸矣不生則傳之百世愈昌愈盛於斯譜之作有耀矣不然祇以為辱季宗吾鄉校老友譜成千余序故直書以歸之曾氏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之有蕭氏自宋紹興間有諱益字伯謙者由

金陵來居之伯謙二子次曰善夫善夫二子次曰唐成
唐成一子章彬章彬二子儀甫榮甫儀甫一子榮甫二
子然其孫曾則衆多蕭氏自此彬彬乎其盛矣由伯謙
來世知讀書至儀甫又攻於翰墨因名其所居之溪曰
翰溪翰溪冠朝之溪冠朝以郭氏侄父子同日登進士
第朝廷名之翰溪以蕭氏儀甫攻翰墨而自名之其
名之者雖殊然地以人而勝一也夫人苟有善美於已
拔出於衆地猶以之而勝况於其躬有不光榮者乎是
不可不勉蕭自伯謙而上故有譜載所始元季淪於兵
燹至儀甫之曾孫友賢復與其兄弟互以所聞著蕭氏

譜而始於其遷泰和者不敢有冒妄也友賢之弟友信
四子十孫於宗族為獨盛今友信孫曰旭麗者舉進士
為業走數千里從師務學既而有得而歸乃以其蕭氏
譜求為之序於首簡時榮甫有玄孫曰以和者旭麗族
父也來視其子壻進士曾暈於北京亦以為請二人皆
篤實溫溫乎可重余以是推蕭氏上世其必皆忠厚之
士哉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使知所自且有所
感發而興云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余泰和東南鄉之洲下里有羅氏族蓋自梁開平初有

道者者徙自吉水岐下來居泰和之中園里其後始分
廬陵清湖及洲下里二處其曰坦者洲下里之始祖也
然其譜尤始道者者不逸其所從也坦三子瞻斌珽珽
五子龜龍麀虺彪子邦勝邦勝仲子季華季華次子
子益子益長子平可平可長子志遠子文祥文祥子宗
仁宗義宗智宗仁洪武中舉孝廉以親老辭不仕宗智
子敬珪敬琛敬珣敬珵永樂丁酉鄉貢進士歷官栢卿
雲夢訓導改漢川縣河泊大使蓋余同游鄉校友也今
年以官滿自漢川來考績於吏部奉其尊府之命以所
修洲下譜求余為序按羅上世居宣城其後有曰裒者

為成都守有曰腹者為襄陽守有曰弘信者拜唐中書
門下平章事弘信又七世至崇勳徙居江洲崇勳子琬
又徙居岐下云自宜城傳至今數十餘世愈久則愈大
愈大則愈相承而不替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
後者茂盛而遠譬之長山大谷之木根盤既深則其幹
枝節葉發榮而敷布也豈直菽一丘一壑而已哉吾於
羅氏亦云少嘗得拜宗智先生謹厚朴直以詩書授徒
於鄉里其修潔自如雖縣大夫不可以苟致超然有物
外之趣也今年九十餘矣耳目精明飲食起居後生小
子或有不逮而余不及見者僅四十年於其屬序是譜

而何以辭乎哉故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於其所從出與分待之皆不可或薄也

盱江江氏族譜序

盱江江氏族譜蓋譜江氏之居盱江者也按江系出顓頊玄孫伯益受封於江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伯益傳若干世至瑕丘者嘗受詩書春秋於魯申公瑕丘傳若干世至漢諱韋字次翁者事母以巨孝見稱於鄉里官至諫議大夫其後徙居閩之浦城至諱淹字文通者仕齊武帝累官至侍郎梁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宋季其後又自浦城分居盱江盱江之有江氏

始此有曰千一承事曰千三朝奉者在元時以積德務
義見稱於鄉朝奉二子德淵 國朝洪武初年以茂材
舉擢直隸廬州府知事居官有蕪餘名蒙 太祖高皇
帝勅旨獎諭德淵之子永太克世其家生子顯宗益宗
肇宗顯宗才器秀偉克篤問學以太學上舍生簡授閩
之政和知縣居官以公恕存心以惠愛撫下故自藩憲
以及郡之長貳論縣正之良者必以顯宗為首顯宗二
子從政善政亦皆循循恭謹克肖其父而其繩繩於方
來者殆不可以淺易量也譬之於水與本源之深者其
行而為溪澗必洋溢廣遠不達於湖而不窮本之厚者

其發而為枝幹必暢茂條達不干於霄而不止江氏世
德之長如此故其傳之後世愈久而愈光大豈不亦由
是乎夫種植開導於前者必培養濟滌之於後而後能
有繼也凡江氏之後人能以前人積德務義為心而紹
述之不已將見光顯盛大奚啻十百世而止哉顯宗懼
無以示後人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乃述其所傳之
世次著江氏譜蓋錄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以
防冒妄之失得譜族之法也歲之丁卯乃以是譜介其
姻家大理寺丞弋陽李君來求為序其首於乎士大夫
家有譜則上不迷其所從來而下不失其所由分親親

長長之道皆由此而得也若江氏譜其教親親長長之
要道乎故不辭而為序以相其成

鳳岡郭氏族譜序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於乎孔子
且然况于其他又况於余者乎自秦和城南去稍西二
十餘里其地名鳳岡今呼為大岡有郭氏者居之四十
年前余識王成且有往還之好其仲子翔為鄉校生故
王成於余尤厚善王成嘗為余言其先世家金陵系出
唐汾陽王子儀欲請書示其後未果而歿今年翔以廣

德州判官來考績京師間具自汾陽來至居大岡始祖
請畢父志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夫為子孫欲厚於所從
來固當如此况於父所欲為而未遂者可不然耶翔庶
幾乎尊祖敬宗而順於親者矣吾雖欲以無暇固辭不
可蓋汾陽八子其第六曰曖曖第四子西川節度使釗
釗第二子詹事府丞仲恭府丞第二子瞿避黃巢亂始
自金陵徙吉之恭和龍泉鄉十善鎮隱泥岡居之瞿字
元明後仕吳為御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遷國子祭
酒改御史中丞卒塋烏石岡覆船洲官路口中丞四子
延勃延嵩延暹延禧又徙五雲符竹其子惟先實徙大

岡是為大岡始祖宋舉進士為迪功即至王成已著
世矣先是迪功即誥尤在鄉先生王子故為作詩曰
先初拜迪功即紫誥依然束錦囊南渡君臣崇盛典青
門孫子仰遺芳雪光不改宮綾色天語猶存御墨香正
值流觀增感慶當年此日被 恩光誥雖毀於兵焚而
詩語有可徵至於繼維先而後者則觀於譜可以知其
昭穆尊卑親疏隆殺之所在矣夫所為置譜者豈徒欲
觀美如此而已由此而能敦行孝弟於家推而守其信
義於鄉使人稱為郭氏之賢子孫則為美矣不然雖有
汾陽高明之祖惡足以別庸眾人哉故為之書使之持

而歸勉於其族云

盱江程氏族譜序

元世祖有天下知重南士首得盱江程雪樓先生鉅夫
信用之由是世祖好賢先生得君之名益傳播於海內
延祐丙辰先生得請致政歸矣封楚國公謚曰文憲今
年余始於先生玄孫南雲所得拜睹其遺像并程氏譜
南雲因以屬贊且序程氏之所以益大且顯者固在先
生而其所從來則遠矣有仕晉為廣平太守諱元譚者
以持節至新安卒謚忠祐子孫因就家焉三徙至郢傳
若干世復自郢徙豫章自豫章徙盱江今譜以其可考

者曰巽為始祖又傳至巖卿仕元為湖北宣慰副元帥
弟飛卿為翰林侍讀學士皆先生季父也先生本德秀
弟德萃之子出繼大宗從兄翔卿故先生曾大父子明
大父德秀父翔卿云俱以先生恩追贈楚國公并謚有
差先生五子長大年次大光大來大觀大年贈建
昌縣尹大本任著作即大觀稅課提領諸孫仕者大年
子世昌崇明知州世臣武岡主簿大本孫世原集賢修
撰皆元世也其出於國朝者大觀子世哲任稅課副
使世昌子嗣光北平教授世京子嗣原古田縣丞嗣淳
中牟知縣嗣淳子琮親藩長史雲字南雲累官至太常

卿世臣之曾孫羽累官延平知府而世京與嗣淳又以雲恩累贈至太常卿凡若此者孰非先生之餘慶哉其季父之子孫在元時若文淵為衛山縣尹文漢某儒學正文江結安州判官文沅州路同知大和某鎮巡檢大智將樂主簿世顯南城主簿世威蒙古教授世彬光澤縣尉此又不獨先生之慶其所從來之遠又有徵矣世稱後嗣之煩遠者必曰由祖宗之積累深厚而後能得雖然要必有賢子孫傳相培植引而伸之俾觸類而長焉若南雲輩庶幾賢子孫矣先生之孫世郢大來子也嘗續其程氏譜以維持夫孝弟之道於家於今已百年

而其親疎長幼之辨漸至於不可舉南雲深以為懼乃
做歐蘇譜圖而復續之世繼之後凡德望才賢尤著者
皆有小傳悉因世郢之舊錄載於後上下數百年程氏
之大槩可以一目而盡為其後嗣有不油然而觀感而興
起其是則是效之心也哉南雲以文翰受知於列聖
將四十年而其所務於家者又如此皆不忝為雪樓先
生之後者也故并為歆豔之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城西四十里有地曰和溪山水環抱田園衍曠居
人凡數百家其最著姓為樂氏焉蓋自五代時有諱糾

者來居之至今宣德之歲傳二十有三世其間或徙撫
州或徙廬陵玉山散處不一然其久而不替如和溪者
可以觀其世德之延洪也糾之孫財為梁筠州推官財
之十世孫玆為宋宜春縣丞其弟理為廬陵主簿玆之
子衍宋嘉定中舉鄉貢第一為國子博士衍之弟晞舉
進士為國子待補衍子庭鳳國子司書庭虎國子校正
至今里人過白泉山尤呼庭鳳墓為司書之墓理六世
孫文彬洪武中應賢良詔官至湖州府同知至今之任
符驗尤存庭鳳之四世孫大成國初鄉黨偉人其行
見於予所為其墓表其子仲韞淑潤季美皆魁壘傑出

於鄉邑間為君子所重予嘗一過其家而其孝友雍睦
之行蓋藹如也間出其樂氏譜求予為序予與季美之
子象明為邑庠交又重仲韞兄弟子姓不欲以辭夫譜
所以明本始序昭穆別親疎教孝弟之大端也世家大
族往往以為重務而不敢忽祖父修之於前子孫續之
於後世世相承引而勿替故人倫明而家道正後世不
知務此知之而或妄有所引皆非士君子之為也樂氏
之續此譜其度越於常情遠甚故為之序後之子孫其
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泰和樟溪蕭氏譜序

樟溪在余泰和江南十五里許蕭氏故所居也有均美者嘗詳其所自出與所自徙作蕭氏譜藏于家以示其子孫使知所以敬宗睦族之道於無窮矣其後均美之姪彥明以長民賦為民所逋得罪懼有藉其家也乃語其從兄彥章曰他非惜惟伯父所修譜手澤攸存且吾宗族所賴以維持孝弟之道者不可使有淪落彥章聞言即取譜匿于里寶林院之僧舍冀藉所不及也事定求之則已被無識者視同廢曆持去毀於火矣時均美父子多謝世親故亦凋落至於盡無有能記其先數世前者今均美之孫儀嘗記其父彥良語曰自吾高祖華

甫生子四人祥可應可定可壽可應可亦生四子岑善
大父景祥大父三子先人居長生吾兄弟三人吾與彥
章兄彥高弟是也其言華甫而下均美而上莫不歷歷
明白且備儀旣舉鄉貢為荆之石首儒學訓導教人之
暇乃錄所聞於其父者作蕭氏譜自五世祖至於其子
凡七世若干人所錄皆其所知非所知者不妄冒收也
其於敬宗睦族之誼不旣嚴且切哉今以官滿遷為汀
州府清流縣儒學教諭以余其所嘗從受經者也持譜
求為之序夫譜固以維持夫孝弟之道世之譜其族者
徃徃有誣他人之貴顯莽莽者冒為其所從出甚至強

附他族之無嗣者願為之後其於維持孝弟之心安在而視其真所從出為何人哉若蕭氏譜則無此失而信可教孝弟尊祖宗于無窮矣蕭氏之後其慎繼之也

螺溪蕭氏譜序

距秦和城西北幾二舍許為螺溪里有蕭氏世家焉蕭氏出唐軍諮祭酒署工部尚書聞元當唐之季楚王馬殷以兵據湖南聞元舉制科居喪於家強起之叅軍事聞元勸殷效順於唐殷用其計遂獲拜武安節度使楚王如故領鎮湖南乃奏授聞元官仍叅軍事殷卒諸子爭立相攻害延無辜聞元恐禍及與兄荆南節度掌書

記乾元及弟聖元體元寶元五人謀避地筮得欽約值
江漢陵源灘洲沙浦即止既而偕行至西昌之瀘源止
焉期年峒徭不寧其四人者復散之他一居袁州新喻
之下坊一居臨江新淦之峽江一居龍泉之上州一居
廬陵之大塘下者則尚書聞元也既而又徙邑膏澤鄉
之高塘市尚書生霽仕南唐為武寧長官長官生文煥
以孫貴贈大理評事評事生良輔以子貴贈工部員外
郎員外郎三子其曰定基者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
廣陵郡侯廣陵五子其曰汝奭者恩授通直郎通直四
子其曰服者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安仁縣子安仁亦四

子其曰宏者宜春知縣贈徽猷閣待制生遂復居高塘市遂生邵山生易知行在所糧料院事故以螺溪冠之易生德寬徙西昌之螺溪鹿岡則螺溪始祖也譜為螺溪而作自始祖上至尚書凡十二世世止疎一人者泝始祖所自出畧其所當疎也自始祖下至圭等凡十世世靡有不詠者括始祖之所分詳其所當親也始祖之子才美元朝奉卽朝奉之孫天吉荆門茶提舉徙郡城之平園提舉三子其曰端禮者元湖南宣尉司譯史端文累官吉水州學教授譯史生鎬南昌縣學教諭教授之兄子銓鷺洲書院山長山長之子治贈工部郎中

郎中之子樞累官工部郎中自朝奉之後又有徙者世
系詳具諸譜而居於螺溪者尚多宜其以螺溪冠譜也
治字世榮樞字養高世榮懼久而忘其所從出且無以
悼其同宗之誼也故上始於尚書而下盡於諸孫畧其
所疎詳其所親率以五世一轉如歐陽公所為者作譜
其上世則各著小傳于後瞭然親疎隆殺之觀不待口
誦指陳而後見焉豈非作譜之善法歟世榮力學惇行
為鄉里所敬慕其所以譜族者非欲其後之人不忘孝
弟各愛其身各恤其行胥為善人之歸以不忝乎先也
哉世榮即世既久養高復錄是譜且致丁寧之辭於後

將傳不朽間以屬序其端於乎世榮所以啟惠揆人養
高所以嗣承先志皆可書也故為之次第如右

三岡劉氏家譜序

舊名太原

太原劉氏家譜者譜劉氏之居太原者也太原在泰和
城南二十里劉其著姓其先有端卿者云自邑珠林徙
居今之太原譜以為始祖而自端卿上距珠林始遷之
祖曰况才七世耳太原譜不著者以為太原作也作之
者誰端卿八世孫仕堅也蓋端卿生應通應通生志道
志道之子敬甫榮甫珪甫榮甫登宋進士第授潮陽教
授三子庭桂蘄州訓導庭傳庭恭庭桂生希尹希尹生

均善均善二子仲敷陝州判官仲郁而仕堅與其弟仕
高仕和仕益實皆仲敷出也自仕堅而上世止詳本宗
者譜仕堅所作也仕堅而下並著其所出者詳其所當
詳也仕堅既作是譜未幾而即世矣歲之己酉其子鄉
貢進士寧遠儒學訓導鯉以服闕來謁選於北京因奉
是譜求予為序且曰此先人之志也於乎夫族固不可
以無譜無譜則其昭穆之序親疎之殺不可得而考見
孝弟之道其不至於廢者少矣孝弟之道既廢何名為
善族哉宜乎仕堅重乎此也余為序而識之使其族人
子孫由是知夫昭穆之序親疎之殺而各自愛其親自

敬其長庶幾無凌越之患者實自仕堅始也鯉能成父
之志固可嘉矣而所以惠其族姓者亦不少也劉氏其
尚勉之

西昌袁氏家乘序

袁氏家乘者載前後名公鉅卿詩文之為袁氏而作者
也袁氏西昌名家詩書仕宦之傳蓋自宋元以至于今
彬彬乎無替也前代之有顯於進士科之類者見於余
所序其袁氏族譜不贅而余今所及者又多名德榮顯
之士有稱於時者也其家居者若克恕與弟克馨克
謙克勤儀望瓌偉鄉稱善士足為宗姻表率其出而仕

若今克慤之子富陽知縣致事仲愚安吉諭教叔異之
子館陶知縣致事宗範克勤之子太僕寺丞仲廣克睿
之孫進士和曾孫三河訓導之孫南雄訓導林和之子
邵武經歷舉皆余所重且友而愛厚者徃與仲愚同游
鄉校宗範繼至之時而克睿甫亦遣和從余受書經倦
倦欲其後人以繼先業為務正統丙辰余考禮部會試
而和實舉進士又數年為正統十年余受命讀廷試
進士卷則仲廣在焉自是若秋若達若舉等而上之無
一不自明經學行進者其進余亦無一不預有事於其
間也則夫知素氏者宜莫過於余矣歲之甲戌達以職

事自三河至京師持其所輯袁氏家乘請序其首先兄
靜修先生之仲子璣倩於袁氏於達為祖姑夫而稊之
子又倩於余從孫邑庠生穉余之於袁氏者如此此達
所為請序於余而余所為序不辭歟孔子以夏殷無足
徵者蓋以文獻不足故也此後世士大夫之家所為不
得不以文獻為重袁氏之賢固多而文著於名公鉅卿
者又如此固不患無所徵使無詩書行誼之繼有所弗
逮則徒文而獻有不足豈獨無足徵而已耶為袁氏之
後者其尚勉諸

芳洲文集卷之五

芳洲文集卷之六

泰和陳循著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為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為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會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

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
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為郡也首以為懼以謂學
校風俗人才之本為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
事為之末以徵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
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
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
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
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
堂環以齋舍儲廩以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
弗周材出於捐俸費以率僚窠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

於貨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
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
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 天厭夷狄亂
華篤生 聖人以為民主肆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
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
偽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
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
日語者况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
更為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 聖朝龍興
賢才豹變之淵數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惓惓任作

新之貴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間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决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星辰而耀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為勸。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尚足以致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况瀕夷狄左衽之鄉聖王幾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為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
以此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虜降之處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間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

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肖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文日就頽廢宣德三年今戶部侍郎丹陽沈公同以山東叅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亨在大同以為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貲以示工材飾其固陋且擴其楹今 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亨信適巡撫至周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內官葛延馬慶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叅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為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

都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樂瑄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顧見與舉於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瑛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專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為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湑庫廐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肅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肖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 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匱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歛

不預其工市於四方備販而民兵不知既成而樂學者
恒多於昔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書走京師因翰
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 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
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
三代盛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
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校之政修也今諸公為 聖天
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教則凡學於是者豈可徒
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磋於實行也哉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灾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

與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 朝廷修之施於
一方則一方修之修於 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修於
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其子若孫雖有休
戚盛衰不一而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
然也元吉州路總管周公天驥郡人感其有弭大患之
德相與作堂祠其生於城北之草場園元季堂毀於兵
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并淪為濠雖然懷公之德不
能忘者不繫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三年公七世孫工部
侍郎忱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
北半舍黃岡之下通衢之側高而葵朴而堅肖公之像

其中瞻仰而修祀者子孫郡人可得共焉當元之興大將李恒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按誅其人人皆惶惶待死公爭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為其主若按此誅之民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弭大患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子孫郡人嚮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所為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自工部始非仁獲報之徵歟堂成之四年工部求為記循七世祖渙齡府君宋彬州桂陽簿入元改吉州路儒學教授與公同時循

又辱與工部同朝宜為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天
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
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丙子謁告歸省命宣撫江
西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歛附於元時李恒提
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迓于洪承制以為吉州路總
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
終具於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撰神道之碑此著
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遊醉翁亭記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然竊慕

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 扈從還南
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
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蓋慕而不得者又
四年矣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
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
與滁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
能者或沮以險遠未易往余度越宿當還所職以為不
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
楊聞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殺具鞍馬
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

畢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醉翁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其去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况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

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簌酌醪泉相與放情於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大抵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駘駕松下而上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綠垣之石徃

往雜以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之僧
智僊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
出戶者二十餘年旣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
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旣坐竒花異草交映前後
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於是
舉酒更酌而樂賓益勤焉酒酣旣去而數人者有中書
舍人錢塘王君真太常博士豐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
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
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為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
子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

其所樂者如斯而已矣

永感堂記

族子璟族元德忠之孤也生未五暮而父卒母胡氏二十八歲寡居撫育璟又二十四年亦卒今璟成立有子五人追惟父母生成之德感痛無窮因作永感之堂繫其孝思璟父德忠與予同出高祖文勝府君德忠先予一歲生八十日父彥庸府君卒母梁撫之又二十年亦卒孰計璟之成立而又有子五人其不絕如縷若是耶宜其痛感之深作堂以繫孝思而名曰永感也凡事觸於心目而其情之所發有喜懼愛惡之不一喜而愛者

常可樂惡而懼者常可恨樂者常散於外恨者常感於
內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無
日無之然常發散在外不待有所感而然也父母兄弟
一有不然其恨無日無之然常存主乎內况又有感動
於外哉此孝子於雨露既濡霜露既降之頃不能不感
動於其中而有悽愴怵惕惻隱之心者此也此璟永感
之所以名其堂者也予去家而仕時璟方失父未知有
所感而哀也比始歸鄉璟尤未知成立之道再歸則璟
蘄然於宗族之群矣况今有子而知為人父母之道宜
其追惟父母生成之德得不有所感於中哉夫有所感

於中而無所為於外則亦徒然而已恩夫父母之善而日勉之以繼其行孝弟忠信自身以刑於家禮義兼恥自家以刑於鄉一如父母之所有焉則庶幾乎不徒感矣璟其勉之璟父兄弟三人伯氏德惠無嗣仲德麟甫季璟父也德麟數子其一舉明經曰瑛者鄆縣訓導璟雖未仕而其子曰林藹釋穉祉者皆有志於務學藹為邑庠弟子員尤在所當勉也故為并識於堂使加勉焉璟曾祖懋元甫忠厚長者祖兄彥祥祖弟彥佐雖皆表然於里族間而其子姓子少孫多獨於璟父見之此其為貽後之謀顧不可驗哉

迎養堂記

古之稱大孝莫大於慕父母其次顯親養又次之嗟乎此以出於幸不幸而言也嘗考之於經傳其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其出於天者幸莫大焉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兼存沒而言誠能如此固亦華之大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雖得大孝之名然欲養而親不待矣不幸孰有大於此哉於乎養者輕煖得以被親之舐肥甘得以及親之口聲音采色得以娛其耳目請所欲與得以遂其心志有恩命之重也將以躬承荷於朝廷有冠紳之華也得以躬榮耀於閭里事事

物物皆得以悅親於生存而極乎天倫之至樂所謂幸
莫大者信乎天下之為幸無以復加也其視世之徒追
想其音容於無見聞之中徒稱揚其德善於既淪謝之
後其不大有間耶此廖給事中莊之迎養堂所為作歟
廖世家廬陵之文江莊舉進士擢官刑科嘗蒙 朝廷
推恩封其尊府孟素甫以莊所任之官母黎氏為孺人
所謂揚名以顯父母庶幾乎無負矣然二親皆家居遠
在數千里外雖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足以奉其口體
耳目雖能請所與以遂其心志惡可一朝得耶乃迎致
於官所俾得以展其敬養焉因顏其所居堂曰迎養堂

聞來求記於余余也孤比長自不得一日致養於親為
終身之恨縱能思慕揚顯尚不足以自釋其萬一况於
不能也哉此余所以謂能養其親於生者為愈於思慕
揚顯其親於沒也今莊父母俱存既有以揚顯之又
能迎養於官如此幸孰大焉余為之記其堂理孰宜焉吾
聞莊之尊府篤實而忠厚好義而尚文其母黎孺人慈
愛而柔淑則莊之克肖也非有所自而來哉因併記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泰和灌溪尹能敬甫所居堂也尹故大家能
敬甫少值兵與弟成達奉繼母羅走避于山谷間兵至

各為所擄以往事不相聞獨能敬甫窺守者稍怠得脫
身以匿翼日復為他卒所執以能知卜筮數見優遇因
假賣卜軍中訪其母弟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數旬後得
母柩袁之新昌戴下贖以白金一斤潛奉以歸復往訪
弟具其姓名年貌要在路曰有告斯人處者酬以白金
二斤未幾果有來告之者即如所約酬之卒以得弟母
子兄弟自是歡聚如初人以為孝友之行來永新尹烏
斯道傳其事能敬甫沒且久其孫顯乃長始克請予記
其堂蓋不忘乎先德且欲有以視效而繼承焉亦孝子
慈孫之志也孟子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人之良知良能固不待有所視效而後然者然或拘於氣稟溺於物欲而始有不然矣此詩書所為稱君陳張仲也歟於乎孝友之為行也莫先人無有不當盡焉者推而至於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而惟賢者為能盡之失此而有他美不足觀也宜乎顯欲視效繼承於乃祖也夫有其名而無實以副之不獨不足示美而且能致毀焉顯其勉之顯之尊府昌隆在洪武中以明經擢高科歷仕顯要弘才介行赫然有聲稱於當時而竟坐累以沒上賴仁宗皇帝天地大恩俾顯得奉其祀於家顯思所以報稱於朝宜何如其至

也今其所務如此其知所從事矣經曰夫孝始於事親
終於事君傳曰孝者所以事君顯之務也故於其請記
也書以相焉

寓安堂記

寓安堂者廬陵劉時習之居高陽所築也劉氏系出漢
安成思侯蒼家廬陵者非一世矣習之尊府嘉會先生
洪武中仕比陵時携習之往學官所授以尚書數年遂
有進益永樂初以註誤謫居高陽習之居高陽者凡三
十年起處安適如不出乎其鄉從容怡悅如不離乎其
家雖躬耕鑿而未嘗廢詩書之習雖事徭賦而未嘗留

城府之跡因名其所居曰寓安饒陽大夫劉景先者志
於作與士類聞習之有薦學慎履之名乃具書幣聘以
為學者師習之固以疾辭不就且曰高陽吾所寓而安
者人無所資於我則已苟有資焉烏能遺此而他赴耶
於是高陽後生俊秀相即而問學者益以至矣歲之甲
寅習之走書其鄉邑友禮部主事劉君孟鐸託求予文
以記其堂予厚劉君且嘗一識嘉會先生斯文薦實君
子人也而忍不為記耶夫君子之居處動作莫不有義
吉凶禍福莫不有命皆有不可得而易者居處動作不
由於義固君子所不為吉凶禍福不聽於命豈君子所

為耶在於已者由義出於天者聽命宜無所寓而不安也習之所謂寓安者其有外於此乎若曰惟求所處之安而已則非所敢取也堂高若干深廣若干不華而朴不俗而雅作於某年某月而成於癸丑之三月望云

溪山讀書處記

筠之高安有湖曰大成湖湖之上有兩山東北者曰福相西南者曰蒙峯相向而峙一溪出於其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為一鄉之勝槩環湖而居者皆陳氏蓋士族也在洪武中有曰止固甫者養恬安澹不事表襮嘗從里中陳秉華之學得於臨江梁孟敬先生所傳授故止

固前賴以有成然惟以教鄉族子弟而已其子鑑字貞明獨得義方之訓為多永樂癸卯以易經舉於鄉又三年登馬愉榜進士第擢行人司行人間偶得前翰林學士斛公縉紳所書七言絕詩儼然如題其所居者遂以冠其溪山讀書處卷所謂讀書處者貞明少時之所居也貞明既仕尤不忘其少時所居乃求予為之記非徒以歸立諸其壁與隨所寓置之座隅庶幾如對溪山且以傳示其後人於無窮異有所感動而興於學焉貞明為人淳厚而雅居官奉使所至有稱蓋其鄉郡仕京師之特出者也予可以無記耶夫凡樂處乎山林者自非

業於樵漁耕牧則必高蹈遠引絕類離群之徒而鮮有
能養道讀書期效用於世也於乎使皆為彼而不為此
則雖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亦徒草木鳥獸蟲魚之
所止耳烏足以有聞於時哉如大成湖雖未有如武夷
天台羅浮之勝而貞明嘗讀書於此以出而為時用宜
其與他溪山不可以同語也貞明誠益自力自重以至
於遠且大將來所居之處不與古之白鹿紫陽同有稱
哉故為之記其處而并致勉於其後云

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

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儒疏達好學有文以余為其先世邑人累累為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意也既而以其所號樵雲厲遺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地相接所謂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况於先世同邑者哉宜乎學忠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乎因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為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自晦如有莘之耕傅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此者豈真為耕築與釣也蓋真有所養而然耳使為耕

築輿釣而已則凡天下後世之耕築輿釣者何限而何
伊尹傳說呂望之徒之足尚哉是數君子所養者太故
其發於事業亦俊偉而光明有不可以掩也學忠託迹
於樵其果志於薪而已乎其亦如數君子託於窮約而
有所養者乎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
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豈真以無人待天下後世者
哉蓋有所傷而云然耳孟子以謂雖聖與賢有為者亦
若是况乎求志達道之君子哉此余所為有望於學忠
也區區以述樵雲而已豈所以親厚於邑人

杏林書室記

建安羅仲和氏即其所居之傍植杏數百株旣蔚然深秀而晃然鮮媚於是又即其中構一小軒致古今諸家醫藥之書與夫經史圖書之類羅置其下日搜而月講焉將以求夫聖賢所以教人存心濟世之術窮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書室蓋儒而隱於醫者也誠以五行在人則為五常運於其身則為五氣氣失其平則為疾病醫則察其氣之盛衰消長為之輔養摧抑以冀其平而已然非精明博達之士有未易以灼見其的而實用其力焉夫未見其的而輕用其力猶不知南而適越非徒不能造而反與越遠矣然則格物窮理之學醫豈

可以少執而醫又可舍夫儒執士有濟世之心苟不表見於時則必託於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者誠非學不能也仲和素以能醫見稱於鄉凡其鄉之人士病賴之以愈者不可數計仲和固不可以此自多而其鄉之人士德之而不以醫多仲和者其固有所在耶仲和豫章先生之後又嘗學於三衢張蕪善所以求明夫傷寒六脉之理則其所以儒而醫者皆有所自来也歲之戊戌因其友蘇良金來京師求記其杏林書室余因書此俾歸以遺仲和若夫室之高廣覽者當自得之

貞壽堂後記

翰林侍講長樂陳果之先生其母安人戴氏今年八十有四方安人寡居先生在遺腹今先生歲亦六十餘矣而安人為陳氏母尚尤康強無恙君子謂之貞壽不亦宜乎先生懼無以曝安人之德因以名其所居曰貞壽堂且益以異其壽焉吉水胡公光大既為之記先生復求余繫一言余就試禮部時先生為同考官今又忝同官者六年于茲可以蕪陋辭哉自先王之教衰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當其遇不幸貪富貴者忘其主厭饑寒者負其夫含羞忍恥以終身者徃徃有之求如詩書之所稱者蓋或寡也而安人以皦然之婺撫育其孤自壯

至老卒不以貳其操有如此者豈非所謂之死誓無他
心者乎其所以膺耄期之年而享祿養之榮亦其理也
夫貞而享耄期之年固其理矣而或者謂亦有苟賤而
耄期者雖然彼又何足道也惟貞實有諸已則其播詠
歌於縉紳流芳馨於百世豈直耄期而已於乎為善之
堅堅於金石信不誣矣安人有子三人孫曾十有一人
仕者方顯而傳者方益繁貞而得福又詎止於壽邪

吉水楊氏南園記

吉水縣西有二峯特芳拔謂之鹿角峯者下有溪園竹
樹之勝宋國子博士楊學睡先生棄官歸隱處也後人

以先生兩居也因稱之為楊園先生嘗於此構齋曰南
齋以貯四方之來學者清江范公德機亦嘗遊焉公詩
曰携書麓峯下又曰始我南山居是已當元盛時先生
之子文川濟川相繼修葺其後兵亂稍廢復葺於先生
曾孫季琛皆以居鄉族之學者季琛出仕且久矣其子
翼字民獻隘且少之於是溪園大以澹關之功竹樹茂
以封植之勤而室其西傍曰南園以為修業養親之所
佳花茂草高薨大楠所以增茲園之勝者盛矣間以書
告其兄民服來求予文為記於乎余觀茲園之所以勝
蓋不獨在於物其有由於人者遠矣凡鄉之人過其園

觀其物必思其人積累之功尚尤不能無所感發况其子孫之繼承者有不力於培植者哉夫培植其物於物則物有時而或壞惟培植之於德則德恆存而物自滋唐李德裕之所存者好奇貪得之心而已而其平泉草木乃惟戒子孫以勿壞宜乎有近愚之譏也楊氏之以詩書植德者非一世一人槩見予所序其家譜而民獻又有以繼之如此誠可嘉也故為之記

瑞芝堂記

姑蘇城西大湖中有山曰洞庭即古之包山也兩峯高出環以湖光望之宛然如海島焉長林遠屋映帶上下

而徐庭蘭氏世居其中故包山之傍近亦多徐氏塚焉
間有芝產其上者庭蘭兄弟以為其先之靈必知其子
孫有興者故發此以為兆因取以名其堂曰瑞芝堂以
志喜也庭蘭走京師因其友張德譽求余記之嘗觀天
之生物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不過助其暢茂條達而已
而其托根固本則有賴乎地之力焉一草一木之生固
有賴乎地之力矣然未嘗有所擇而苟有由於栽培者
蓋無不駸駸也不以其時必擇其地而生有非人力所
能致者獨非異乎夫耳之所未聞而目所未覩者世之
所謂怪也然則指怪而謂之妖宜矣指異而不謂之瑞

固不可也夫芝之產于墓固由其先之靈安於其土之
所致矣然使生者於所當厚者薄當親者疎與夫修身
謹行之道有或戾焉則芝之生謂之怪也亦宜謹其在
內而無慕乎在外世之為瑞孰有大於此哉庭蘭兄弟
四人皆秀偉謙抑讀書務義所以培其身之芝者又在
此也他日包山之間有以行義出為世瑞余又有望於
徐氏焉庭蘭兄弟其尚勉以副之

龍江八景記

廬陵城北若干里有地名曰龍江張氏之居在焉曰紹
旭者張氏良子弟也去年其父志遠介其友前翰林庶

吉士劉君孟繹求余記其龍江八景未幾君赴北京余亦未果復也及是君為吏部主事來南京又以屬余君之言曰龍江之上望可窮數十里而虎口接其傍神用聳其南佛塔踵其後翼以芳草之村附以喬林之墓而映帶以烏沼之泉官陂之壤其間濤瀾洶湧則魚龍悲嘯可愕而可驚秋風肅殺則林木振嚮可駭而可悲照之以明月而窮崖絕壑之幽皆可指數覆之以晴嵐而咫尺浮屠之塔隱而不見至若芳草足以供牛羊之踐而亦可以席而嬉喬林足以施禽鳥之戈而亦可以蔭而奕與夫桑麻黍稷之紛敷美渠菱荷之的歷又皆錯

落乎遠近也志遠日與二三朋輩升于高以望江山之
明秀即乎夷以蔭松柏之豐茂或徜徉於風晨月夕之
際而遨乎園池田壤之間窮地之勝力極而息於是酌
酒賦詩以相歡勞徃徃倦不知歸然此豈獨志遠之所
樂也吾之家居蓋嘗與有此樂及出而仕旣久慨然追
想昔時之勝意其物象意趣日以新茂而吾有不可得
獨志遠者無日而去此也旣不眷眷於吾懷哉願為之
記非徒以遂志遠之志且以慰吾思焉余曰士之處閒
曠之地者皆知慕乎富貴之樂而處乎富貴者或有不
知山林之樂二者皆累於富貴也安於人所難安而不

溺於其所易溺非有常於中者不能及也君與志遠吾知其處貧賤者不厭而處富貴者亦不驕也因為之書庶以見其志焉

竹雪山房記

竹雪山房者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之所築也開化東南六十里有地曰叅林嚴氏世居在焉人因名其地曰嚴村君蓋嚴氏之有聞者間嘗即其所居別構一室環樹以竹而自扁曰竹雪山房日游處乎其中志甚適焉前中書舍人詹孟舉特題其軒曰竹雪軒真跡尤在君既捐世其子剛字崇振與予同舉進士

入翰林且有往還好數語及君山房之勝意欲得予為之記者予以與崇振相處未艾遂因循至今今年崇振將歸休於其鄉復來速記予於崇振之歸深有他憾焉者且重惜人去而忍復因循無記耶按所謂嚴村者金峯聳其前竹卓據其後而兩山對峙乎其東溪流出兩山間緣流而上狀如垂頤人因謂之小峽山村之西有石潭深可數丈廣倍深之數山房蓋盡得其勝者君以所居山中多竹且物之清節者莫如竹雪故山房以竹雪名而因以勵於已焉豈直適其志而已耶君與崇振居官皆有能名清操其豈無由然者而孰計崇振有

白壁青蠅之玷於今蓋崇振官刑部時有疑獄而以得
告展省去繼崇振讞獄者以持法咈當道意遂併及崇
振得謗竟致之罪比崇振至獄已斷矣卒用不白此予
所謂不能無他憾者此也嗚呼世之庸庸碌碌苟一命
而得終吉者何限而善類反如此正氣何由而舒故於
記山房之餘也特贅以一言云

夢竹堂記

清彰李氏子固既喪其母鄒孺人之三十八年為宣德
二年始以翰林編修九載考家蒙 聖天子推恩贈其
父母并得請歸焚黃櫛墓蓋孺人沒子固生纔五歲稍

長追念勤勞哀痛無已歲時祭享如將見之孟子所謂
終身慕父母者子固其庶幾焉是歲之秋一夕子固夢
有坐堂上者呼貞指堂下子母竹諭曰其猶吾與汝乎
貞子固之名也子固夢中知其為母所諭拜俯嗚咽不
勝哀慟既覺淚尤在枕席間遂即所居構堂植竹以庶
幾如夢中者焉堂成命曰夢竹識其著存不忘之意後
三年來北京間為予誦其事求為之記予與子固同舉
進士及第同官翰林誼不得辭嗟乎心有所思必形於
夢如人之饑夢食而渴夢飲以其所思莫急於食飲也
觀子固之痛喪其母則心之所慕者其有急於母耶形

諸夢理也而子母竹之諭亦豈無由然耶夫子母竹一名慈竹一名孝竹母慈而子孝之徵也子固植於堂者今叢且青蓋又過於夢中所見益有以驗其實其夢寐云乎哉吾知子固所植接乎目者不已則其慕諸心者寧有已耶詩云永言孝思此之謂也故書以為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洪熙紀元之夏廬陵陳正倫以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即謁拜先師孔子于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首以隘陋為病詢諸郡人老長南陽大郡其所以祀

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老長言廟學在郡城內南陽
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為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

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遷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正
倫乃嘆曰是其可因仍乎既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
恒以為歎焉由是日積月累迄于今宣德辛亥始克撤
而新之殿堂兩廡皆增其舊遷廟右之文昌祠于左而
建先賢祠于右以祀漢廷尉于定國諸葛武侯諸賢以
及諸生饌屋齋舍無不具嚴嚴翼翼弘儒雄麗祀神有
器備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為勞鳩衆之財
雖富而衆不以為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

之秋又植栢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余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為堯舜之道則為政之先務孰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親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群而不爭疆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為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為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為教化之具也正倫以詩書發身於科第其為御史偉然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

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乎此者能以正倫作學之心為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其請記也為書諸石以告

靜寧寺記

京師之北幾數百里有地曰赤城者 朝廷屯兵以守邊之處也土可耕足以省轉餽之勞兵可用足以免調發之役使為將者日以懷近威遠為務訓練士卒謹飭烽堠雖有不虞之虞不足以為患矣况乎 聖明天子在上威德所被無遠弗届四方萬國奉琛納貢不遠萬里以效順于 廷者無虛日也其為靜寧奚止於一方

一隅而已哉赤城守將都督楊公嘗作靜寧寺於城中
以為祝 國保邊之所寺成請名於 朝勅賜曰靜寧
寺蓋經始於正統五年八月而落成於六年七月材致
於已所積之資而人不知工傭於人所售之力而已不
貸寺成之日棲佛有殿居僧有舍士卒有所恃以不懼
於用武邊境有所依以不廢於祝 國雖然其肇蓋有
由焉古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民宜之今士卒於用武
所恃不能外於佛者以其知向佛之真足以為其福也
因其素有向佛之心而順導之其心既得其力有不從
而奮發於所向哉此都督楊公所以惓惓於寺之創造

以順其下之至願歟創寺之成雖出楊公而創意則前
總副兵都督方政諸公也諸公創意楊公創成其為
國家兵民之心一而已矣楊公果政有為之人誠盡此
心以報效於將來忠於朝廷仁於兵民則其榮名偉
績不獨與寺同其久永而輝光於竹帛殆有未可量者
楊公具石請記其事寺成之日日益久不倦故不辭而
書之

未感堂記

南京國子助教泰和梁軫仲載作堂以居公退而名曰
永感者痛念二親之沒不能忘恩德于懷也梁吾泰和

儒家始居縣城之東仲載祖父乃徙雲亭鄉上圯里業
儒如故仲載生十八歲而孤時已能誦四書書經傳註
學為文矣母孺人楊憫其學未至於成也乃命其兄仲
黎教之旦夕督課一如其父在時而加嚴焉仲載感其
父母及兄之教益自磨勵學以有成宣德丙午遂領鄉
薦明年中校官選擢任遠安教諭改任孝感官滿超陞
今職既皆有祿可為養矣而父母已溘先朝露不能享
有一日之奉每於公退之暇有所感觸輒潛然而悲咽
恨不一效其供養之誠意此堂之所以名也歟間屬余
為之記庶幾以彰其親恩德而日視之以不忘焉仲載

與余生同年且有契好非一日於此不為之記豈人之
情也哉夫子之於父母披其恩德詎不懷夫感慕之心
此孝子所同也然徒感慕於吾之心而不能躰父母之
心使其所以愛願我者不敬吾身非孝之大者也言欲
我非聖賢之語不言行欲我非聖賢之行不行此父母
之心也吾能敬而守之則為能愛願於我矣能愛願於
我即能遂父母之愛願矣能遂父母之愛願有不愈於
感慕父母者哉余亦感慕父母者也深愧不能躬自愛
願而徒以自愛願為仲載勸而今而後庶幾各勉之作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常之無錫有吳越武肅王十七世孫曰錢秉公守與其
兄公治皆好義之士也當正統庚申之穠東南遭水民
頗饑饉 聖天子詔有司行賑恤之令公守乃與公治
暨其兄子惟心惟大謀曰今鄉里不給而吾輩有餘得
以安樂於家庭者皆吾祖宗之遺也可不思所以助公
上賑恤之萬一乎兄及諸子莫不樂從乃相與出米千
一百石輸於官廩有司為上其事 詔賜璽書旌為義
民勞以羊酒且復其家兄弟子姪以為 恩之至渥莫
過於此遂取以名其堂曰恩榮堂志不忘也既名堂之

明年公守赴闕謝恩退而因余弟監察御史永請為之記蓋永仕毘陵郡學時皆知錢氏忠厚嘗為余言其忠厚事甚多今姑舉其一事永有同僚曰閩人陳睢者於錢頗有文守之雅自官郡庠以至太學錢固皆甚禮之比死歸柩是陵錢贈祭之以禮有加於睢之生固當然也睢死勢利息矣又未嘗有妻子僮僕可以要結而始終相顧念不替非以義為心者能如是哉世固有擁貲之人其待交好視彼去留為重輕者皆不足為錢氏道也則余於記其恩榮堂其可少乎夫天之於萬物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此自然之勢也吾聞錢氏有可培之

之道非止今日自武肅王而下不待言矣其後有諱進者由嘉禾徙無錫薦於行義子孫自是益繁且富至公守祖元溫州路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父伯和皆讀書而惇行好禮而務義伯和嘗取熊大年所編諸儒格言者訓蒙會要鋟梓以惠鄉里伯和五子公性公理公善今惟公治公守無恙公治又取其兄公善所編族父祖子正子義族父翰林修撰仲益之詩曰三華集亦鋟梓以傳後是皆以義存心形於家者茲復大推以行於鄉以存今日恩榮之美即裁者培之之徵也錢氏之興起夫豈可量哉故為之記俾其後之子孫視之益有所感發

於義云

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和城北之求紫菴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弘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舉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畏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沒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弘先後登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弘今為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

耀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闕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家
故者也乃求為記於乎予又嘗交士弘用濟之父子貫
子厚亦皆淳篤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為務則書室
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蘊之於心著之
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為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
也世儒累宦之家子弟至於久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
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
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
為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洒掃之力哉故
記於壁使有警焉

懷訓堂記

懷訓堂者西昌聳溪高如舟甫所居堂也如舟昆弟三人長如隆次如岳如舟其家少者嘗念其先君子存禮所以訓其兄弟持身接物為善去惡之道因名其堂曰懷訓堂相與朝夕視之以不敢忘於其親也予之家居如舟嘗求為記而未果復比予濫官于朝去家數年而聞如舟已物故矣追念夙好未嘗不悵快於中也今年承恩南還拜掃先人之墓退而遊於聳溪之上訪問高氏舊故而老長無幾矣於是益增慨嘆其有曰鐫字仲京者偉然秀拔於群兄弟之中問之則曰某先人

也予欣然為如舟以喜喜其有後如此既而鎬曰先人
臨終尤拳拳以未得記斯堂為歎鎬之憂也先生幸不
廢古人掛劍之誼有以慰先人於地下予悲其情而嘉
其志不可復有稽也夫君子之為善不獨以善其身而
已將以遺諸其子遺諸其孫遺諸無窮而後其心為少
憮焉觀存禮甫之所以訓其子為可見也如舟能思念
之不忘而鎬又能繼承父志可謂不孤於其先矣訓曰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高氏有焉雖然懷訓固難守訓尤
難懷之於心而或失之於行非所以孝於其親也鎬之
弟鎡鑠皆秀敏而篤實其必能不辱其先者幸以予言

相與勉焉

文學齋記

文學齋者西昌王氏希稷居以讀書處也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齋所以名也人非生而知之必學而後能成百家衆技莫不有學况於聖賢之道而可以無學哉此希稷之所以務文學也王故西昌文獻之家希稷瓊州太守伯貞先生之孫今右春坊庶子蕪翰林院侍讀學士行儉之于成詩書之累傳襲清閒之餘蔭雖欲舍而他由其可得哉此文學所以為希稷之當務也六經載聖人之道而文莫大焉誦之於心繹之於心而盡

得之於巳斯可謂能學也得其言不得其旨得其旨或
失其守猶未學焉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日知其
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皆學者之所宜知也希稷年甚少
質甚美而為人甚端謹鄉邑稱士大夫子弟材且賢者
必曰希稷比究其所務乃如此則其所造詣可量哉固
其本來之有自然亦固有世儒積德深厚之家而其後
或弗振者其豈盡出於其先哉願為之子孫者所務嚮
何如耳可不慎歟可不慎歟予嘗與學士君同官且見
愛於太守故希稷屬為記其齋而予又心敬希稷者故
亦不辭而為之書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城北胡祖與甫之配嚴氏所居堂也嚴方二十二歲而喪祖與哀毀甚至時子仲宣生財四十餘日嚴即誓曰吾撫是兒以終身矣家貧惟力織絰以供衣食一毫非義之想不干其心如此者數十年洪武丁卯縣令徐遜廉知其行為聞於朝詔旌表其門曰貞節之門賜米帛復其家於是自郡守至于邑令丞咸加禮焉鄉人榮之仲宣間即所居之旁作堂以居其母而日承顏養志其中亦名之曰貞節蓋以著其德於家也其後毋與仲宣皆壽八十相繼以終人又以為為善

之慶仲宣之子曰紳曰昂懼其祖母之善父或至於湮
沒且無以範後也相與求予為記其事於堂予未及有
復也歲丁未之二月昂以鄉貢來會試于禮部因復以
請夫節義誠人之美德所宜延譽於衆以興起夫凡同
有是心者且媿其不然者自是吾黨事也况又出於吾
鄉而以來請言者又不倦乎廬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
人者自昔已然上自士君子而內至於女婦苟遇不幸
其忠義貞節之行炳如也有若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
者固無所待於人而自昭昭於天地之間矣若胡母者
其確然不可易之志有不足以紀述以為善者之勸不

善者之愧乎予故樂為記之於乎表厥宅里以勵俗化
固 聖朝之感典若可徵於無窮之來其在予言亦所
不敢辭云

省齋記

自古聖賢盤盂几杖莫不有銘蓋銘者名其器以自警
之辭也其後或銘於其所居或銘於座所銘之處不同
所以致警於已則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富鄭公年八
十猶不廢於自警乃知聖賢君子所為自與衆人異也
此吾孟碩藏修之齋所為有名也歟夫君子之自警苟
非用明於內則何以知其當警之所在此齋之所以名

省也夫省不省禍福所繫君子小人之所由分曾子傳
聖人之道者尚猶日以三事自省下此則必如滎陽呂
公所謂日夜且自點檢如盛待制所謂士大夫行已正
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湊度中不得受人指點然後為得
省之方盡省之功也孟頫今少傅大學士泰和楊先生
之冢嗣先生官職德望清介文學皆為今世第一宜乎
孟頫以省名齋有志於聖賢君子之事也雖然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古有是言有志者事竟成亦古今通論也
孟頫孝於親友於兄弟敏於行而慎於言名公鉅卿子
弟之卓卓者聞懼其行有或差也故名齋以自警豈非

所謂異於衆人所為者歟誠又不艱於行而務勉以副之將所造詣其飭之能禦也其省先生來北京將歸也屬文以為齋記余辱愛厚先生者多矣而於是齋敢不盡言以孤孟頫之意也我齋有圖書及先生之家訓所以資講求佩服者甚富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待余之言也

南園春意記

恭和郭君公緒既焚憲于貴州之數月關其退居之南隙地數畝凡植物之可以資日用衣食庇翫者雜藝之相向無犯各得以受雨暘長養滋沃之澤培植之力於

天地焉四時之景不同即而玩之無不可愛且適入而
求之靡不遂其所欲蓋桑麻菽麥之紛敷槐竹桃梅之
交蔭繞而深靡而靜雖村居野處之勝不能過之因自
目為南園春意今年公緒以考績來京師問於予道其
實且曰願為識以一言夫所謂春意者豈獨氣和景融
足以艷媚於一時者為然而凡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
需苟為出於造化生成之妙而用之不竭者皆春意也
若公緒之所有是已公緒䟽達有為以舉進士擢任風
紀祿之所給固厚而其所取足者又在於此其善於養
庶歟夫盈天下之物孰非出於造化生成者哉然則取

之有廡有貪何也取其聲於已者雖富不害為廡取其聲於民者雖寡不失為貪公緒南園所得其信聲於已者此其所為能養廡也君子之仕又不止於養廡貴能行君之令君之令民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一因其自然之理人臣苟能扶陽而抑陰揚清而激濁使膏澤及於萬民如陽春之澤萬物然後為至公緒之名南園尚能使有春意如此其施政於官也有不務此也哉有不務此也哉

奉親堂記

德榮不遠數千里來相見余於北京留之數月而歸臨

歸告余求記其奉親堂甚切德榮余宗弟也時余方聞
靜修兄計哀痛尤未能釋而尚忍言文哉然念兄弟存
者無幾德榮於親雖在期功之外而又可以拒其求記
以薄於宗族耶姑勉強書所以奉親之道教之夫父母
之於子有生之後提携保抱饑飽寒暖自始至終無一
時不在念而惟恐其身之不長及其既長教訓誘掖勸
善懲惡作止出入無一舉不在慮而惟恐其德之不成
父母之於子者如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子之奉
父母者苟有一毫不盡其誠何以能報稱其德哉甘旨
之具足以充其口腹而已未足以報其勞輕煖之備足

以周其身體而已未足以酬其恩必如古之君子服勞
養志而後為盡奉親之敬謹身節用而後為盡事親之
孝盡孝與敬則子為子之道庶幾其不忝矣德榮兄弟
四人誠如余之所告以奉乎親則豈獨不忝其所生而
於宗族亦與有光耀焉勉之勉之余與德榮同出於吉
安路儒學教授渙齡府君今統七世皆家泰和城中而
德榮奉親堂獨在江之南者蓋德榮之祖觀瑞公出贅
江南徐氏故今遂為江南人焉今德榮之尊府彥偉公
於余為族叔尚尤康強無恙而又有子克薦於孝其豈
非盛福哉故并書之以識喜

高隴耕讀記

恭和楊氏有居縣城南雲亭鄉高隴里者亦少傳東里
先生之族也先生族孫擬字敏達尤文雅好讀書暇則
課耕於隴上此外無所營焉間舉賢良方正至京因得
侍教堯生久之先生愛其簡退謹慎而內務也遂取高
隴耕讀四字命為圖書以寓旌勉之意敏達既受教矣
乃又以名其居冀示其後人使知為先生訓而各勉焉
此其命意之所在也未求余為記之先王之民有四士
最貴農次之士非讀無以治其身農非耕無以養其生
其他固亦有養生之務而農為力本至於治身之道則

固未之有也此所以士最貴而農次之二者得兼然後
治身養生之道無憾豈不尤可貴乎故孔子於富教之
外更無以加孟子論王道未嘗偏廢者此也嗟乎使世
之人一於耕而無讀奚所賴以為治一於讀而無耕奚
所資以為養况夫耕不獨足以養生而亦足以養親讀
不獨足以治身而亦足以治人宜乎先生之愛敏達而
致旌勉之意敏達欲示其訓於後而以名其居如此也
詩書楊氏之世業也敏達能繼承之以得官都察院檢
校進未可涯為其子若孫者能服先生之訓以副敏達
所以垂示之意將來至於光顯又詎可以涯哉故為之

書此以勸

恩榮堂記

聖天子嗣大寶之六年 詔禮部朱文公有功於世道
其嫡長子孫在民間者令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

命下之日朝野欣聞以謂非 聖明天子崇儒重道厲
志講學有得於謨訓精微之旨不足以推是恩非文公
先生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有裨於帝王精一之傳不足
以臻是效誠千載一時之嘉遇何其盛也先生嫡長子
塾九世孫挺旣自建安被召來受 命於京師退而感
激不勝將歸構恩榮堂以仰戴 上賜於無窮屬余文

刻石紀其事於戲先生在當時所以裕於後世者斯文仰之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固不待言而喻矣若夫

聖明於先生所以惠其子孫者百世戴之如天覆地戴日照月臨又豈待言而顯哉雖然帝王之學非先生無以成啓迪之功非 聖明無以厚推崇之典其事皆當勒之金石傳之久遠使人有所感慕歆豔其恩德者不可以少緩也此挺所為屬余文為記也繼挺之後若燉而下為先生子孫者又豈可不敦行勵學以繩世美使上不負 聖明推崇之恩而下不忝先生斯文之後也哉故并記以最之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六月甲辰

芳洲文集卷之六